

苦
社
會

普
社
會

三十一年秋七月 初板三千部 定價大洋一元

印刷所 上海圖書集成局

發行所 申報館

翻印
必究

分銷處 棋盤街點石齋書局

漢口流通點石齋書局

序

小說之作不難於詳敘事實難於感發人心不難於感發人心難於使感發之人讀其書不啻身歷其境親見其抑鬱不平之事流離無告之人而爲之掩卷長思廢書浩歎者也是則此苦社會一書可以傳矣夫是書作於旅美華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躍然非憑空結撰者比故書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後幾於有字皆淚有淚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良以稍有血氣皆愛同胞今同胞爲貧所累謀食重艱即使賓至如歸已有家室此離之慨況復慘苦萬狀禁虐一端思歸而遊子無從欲留則楚囚飲泣此中進退維谷在作者當有無量難言之隱始經筆之於書以爲後來一華工告同更欲來之華工警是誠人人不忍卒讀之書而又人人不可不讀之書也書既成航海遞華痛具含毫遞然時不知揮盡幾升血淚也因爲著書者序其大旨

光緒乙巳七月漱石生序

苦社會

楔子

- | | | | |
|-------|-------------|-------|-------------|
| 第一回 | 茶館同樓談喫飯 | 第二回 | 酒樓隔座看爭錢 |
| 第三回 | 老妻楊腹衣空典 | 第四回 | 說客當場做盡來 |
| 第五回 | 避債到青陽冷水真冷 | 第六回 | 點餓逢白食窮命終窮 |
| 第七回 | 女將軍索債揮拳 | 第八回 | 窮教習過年賣畫 |
| 第九回 | 臨流顧影相對雙清 | 第十回 | 解食推衣爲憐同病 |
| 第十一回 | 開輪局三翻倒帳 | 第十二回 | 過殘年一夕思家 |
| 第十三回 | 同是個中人識得個中滋味 | 第十四回 | 莫言意外事居然意外姻緣 |
| 第十五回 | 關店門抽頭聚賭 | 第十六回 | 下太湖劫當販私 |
| 第十七回 | 調雄師游湖賞雨 | 第十八回 | 捉官鹽逼命私和 |
| 第十九回 | 田高雨少因旱成災 | 第二十回 | 家破糧存求生入死 |
| 第二十一回 | 失業遭荒貧而兼病 | 第二十二回 | 出江入海富若可求 |

-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憐我復憐卿頓成莫逆 | 第二十四回 | 相逢不相識同是天涯 |
| 第二十五回 | 工頭發迹權管起居 | 第二十六回 | 醫士當災先供魚肉 |
| 第二十七回 | 乾淨海好葬乾淨身 | 第二十八回 | 離合緣翻成離合恨 |
| 第二十九回 | 入科羅口眾中忽現死屍 | 第三十回 | 進利馬城路上一羣囚犯 |
| 第三十一回 | 原禍胎採金小呂宋 | 第三十二回 | 絕生機流血大崙山 |
| 第三十三回 | 江上盼歸輪千人失望 | 第三十四回 | 舟中逢故友一夕清談 |
| 第三十五回 | 種痘官種痘大兒權做小兒 | 第三十六回 | 灑水又灑水惡習斯為美習 |
| 第三十七回 | 失憑紙立地收監 | 第三十八回 | 對口供當場被逐 |
| 第三十九回 | 一間木屋權作望夫山 | 第四十回 | 萬里重洋空奏思歸引 |
| 第四十一回 | 攜稚子進退鄭當 | 第四十二回 | 違稅期查抄籍沒 |
| 第四十三回 | 破私情飽受老拳 | 第四十四回 | 求賽會特宣禁例 |
| 第四十五回 | 且留新迹象莫問年時 | 第四十六回 | 亦有舊家山不如歸去 |
| 第四十七回 | 風聲浪聲來助情話 | 第四十八回 | 新雨故雨忽地合井 |

苦社會

楔子

話說從前不知何代何年何月何日。有三個弟兄。生在古州互鄉。大的叫古伯。次的叫古仲。最少的叫古叔。他們父親古竺。是個長厚不過的。靠祖上傳下幾畝薄田。初時也過得日子。後來人口。一年多一年。秋收一年壞一年。別人欺他忠厚。想盡方法。明欠暗騙的盤算他。到臨死時節。賣剩的田地。不及十畝。第二個兒子。熬不住早活活餓死。他心上本疼的是古叔。爲他年紀小。不曉得找飯吃。格外的可憐。便把古伯叫到面前道。你們三個弟兄。老二是死了。算老三最小。本要你照顧他。只是你也沒有正經行業。自己還怕養不活。那裏顧得到兄弟。我這幾畝田。只好交該老三。等他長大時。你們哥倆箇再算。那就算你做大哥的照顧了。小兄弟。不要說我偏心呵。古伯答應下來。等他父親一回頭。便把田地的契券。盡數點該古叔。叫他收管。古叔不肯接。說道。這是哥該得的。我沒有偏著哥。

的理。那古伯聽了詫異道。父親是怎樣吩咐的。我也沒有偏著你。欺著父親的理。哥倆個你推我我推你。鬧了一陣。古伯發起急來。說兄弟我個人。東也好走。西也好走。我是要到外州外縣去了。這些契券。你收不收。我都不問。我只不背著父親的遺囑。就罷了。古叔道。哥呵。這些產業。我斷沒有獨自得的理。但我們哥倆箇。靠著這點田。也過不了一輩子。從前的二哥。不是榜樣麼。哥說要到外州外縣去。索性一塊兒出去走走。這點田地。且交該向來靠我門的。窮本家去種。哥你道如何。古伯也歡喜道。這話很是。就這樣辦罷。那裏曉得一到外邊。世路上的做人。世路上的做事。只有你佔著我。沒有我讓著你。不是你明中一刀來。就是我暗裏一槍去。什麼叫父子。銀錢就是父子。什麼叫兄弟。銀錢就是兄弟。什麼叫親戚。銀錢就是親戚。什麼叫朋友。銀錢就是朋友。他們哥倆箇。走來走去。人家總合不上來。偏偏又遇著兵荒。古伯一天對著古叔道。兄弟呵。一個人生世。講起正經本分的事。一輩子也做不盡。若說自己一身。古人說得好。日食三餐。夜眠三尺。生存華屋。零落山邱。都不過

這樣罷了。何苦爲這沒要緊的，拚著死命去爭。現在這些人，偏偏都犯此病。我和你說也沒處去說。勸也沒處去勸。況且到這兵荒馬亂時候，再向人去勸人家，更要笑我們不達時務。我們還在外邊做什麼。不如仍舊回到互鄉去罷。古伯到這時，也沒有什麼不依。卻是他父親傳下幾畝田地，別房裏早種定了。哥倆個也不去討。將就挑些野柴野菜，半飢半飽的，完了一輩子的事。諸公呵，這不是在。下造來騙你們的。是實實在在。有這兩個人，有這些事。諸公不信，請破三天的磕睡，慢慢的聽我道來。

第一回 茶館同樓談吃飯

第二回 酒樓隔座看爭錢

却說中國地方，頂有名的是蘇杭兩省。有句老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爲什麼是這樣說呢。只因那天有箇朋友，算是蘇州本府本縣本鄉的人，却自小跟他上輩在別省長大時，也讀過幾本四書哩。五經哩，也做過幾篇八股文，只是一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是箇一無所能的。後來上輩過世。

他卻有妻有子。這箇家沒處去推。自心裏算計道。沒錢怎過日子。沒事怎能有錢。這些父執看樣子也靠不住。蘇州究竟是好地方。沒有朋友。也有親眷。不如且回去罷。想定主意。便告訴家裏人得知。他家裏人先本不肯說道。明說是蘇州人。但頭頂上沒有一張瓦。腳底下沒有一根草。那裏有大錢能生出小錢。上輩的朋友靠不住。上輩的親眷是靠得住的麼。無奈這朋友把左傳上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的兩句話。記得太清楚了。總不肯聽。果真一到蘇州。有錢的親戚先卻依稀記得有這一門親。聽講到外邊幾年的苦況。登時臉上沒有露。先起了霜。過後再去。不要說不請進去。連門口也不準站一踏。這些沒錢的聽說。是從別省回來的。著實歡喜。漸漸見他樣子不對路。兩腳走不快。綁上雞毛像翅的飛開。這天悶悶的信步走到一條街上。看見一塊招牌寫著來儀兩字。進去看時。到是箇極精雅的茶樓。便坐在靠窗一張桌上。獨自泡了一盞茶。低著頭出神。忽然耳旁邊響的一聲道。飯是人人要吃的。你不是說謊麼。忙擡頭時。原來後首來的兩箇人。爲沒有空座。併在他的樓上靠。

窗西邊椅子上坐的。穿一件青布敝衣。光著頭。禿著髮。嘴邊有幾根鼠鬚。中間凳子上坐的。約摸三十餘歲。身箇細長條子。穿一件布棉袍。袖子邊一箇洞。有點焦痕。一箇洞。却顯著裏頭的次白棉花。手裏抱著一支水烟筒。一邊抽。一邊答道。你說的不差。飯是人人要吃的。只是你要曉得有了錢。方能吃飯。爲什麼要吃飯呢。不過借他養命罷了。却也有幾等分別。一。等要錢不要命。是強盜賊。伯伯。搶一天。吃一天。偷一天。吃一天。忽然捉到官裏。就連自己也不曉得有命沒命。一。等要命不要錢。是烟鬼。鴉片上了癮。飯吃得少。小吃到吃得多少。吃一頓煙。眼淚鼻涕就直掛。少吃兩頓煙。肚裏的煙蟲。就向閻王伯伯討請帖。家裏當盡賣絕。就剝下褲子。也要去挑兩攤煙來過癮。一。等要命又要錢。是賭鬼。贏的時。大魚大肉買吃。箇不了輸的時。就嘆氣。說運氣不好。活不成。明天燒燒路頭罷。一。等是不要命。又不要錢。你道是那箇。就是倉橋浜馬路上的嫖客。儘管五魁六順的擲拳。一。檯雙檯的擺酒。裝乾濕哩。吃稀飯哩。好像都有成千成萬的家私。其實真有錢的。沒有幾人。拉空場面。背死

命的十分中只少得一分。好像天天便飯全桌吃得好。其實怕堂子裏笑他。是餓鬼投胎。只好餓的也算飽了。正再要下去。這朋友早插嘴道。我不信自己肯餓自己。你先生不是說謊麼。這椅上坐的。看了一眼。問道。貴姓大號。這朋友答道。敝姓阮。賤字通甫。兩位貴姓大號。那人道。敝姓方。號正懷。那人是仲庸菴。聽通翁口氣。不像是蘇州人。貴處那裏。阮通甫立起身。高高作了兩揖道。原來是正翁。庸翁失敬。失敬。兄弟的真是本地人。只是在別省多年。所以帶點外路口氣。仲庸菴接口道。貴業那一行。一向恭喜在那裏。通甫道。小時讀過幾年書。也進過學。一向隨著先君任上。兩人同聲道。令尊何時去世。官囊想是好的。通甫道。去年兒背的。也沒剩什麼錢。庸菴道。剛纔的話長哩。我們酒樓去叙叙。通甫道。好極。是小弟的東。付了茶錢。同到恆春。揀空座坐下。吃過幾杯酒。又開口道。兄弟聽見上輩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比起來。蘇州還強些。照兩位說的話。光景也不甚好。不成老輩說的是。說話麼。正懷道。話雖不差。只是蘇州的好處。不過衣食上。比別處講究。近來銀錢日難。人家就日窮。

論不得許多。儘有睜著眼。看嘴裏的護涎。從腳底上來。喉嚨裏嚙下去的。不要說趕不上天堂。只怕地獄還要勝些。正說得入港。忽見一只盃從隔桌飛來。把仲庸菴的酒杯。打成粉碎。帶著通甫杯子。也缺了一角。三箇人吃了一嚇。打斷話頭。只聽酒保喊道。這菜一錢二一賣。少一文是不能發。再加上酒哩。打碎的杯盃哩。賠帳還帳。你自己算算。共是多少錢。開店的遇落客。都像你只好關門。你要想少一文。是不能發。怕你驢子變狗。那箇吃酒的。紅臉翻出青。青臉又翻出紅。檯子掀翻。一箇把掌。直打過來道。別家的菜。沒有肉。也有湯。沒有湯。也有水。你這菜。連水也吃不上兩口。不。打。你。打。誰。你。要。錢。白。紙。也。買。不。得。一。張。酒。家。急。了。把。這。人。頭。髮。一。把。扭。住。道。你。吃。白。食。還。要。打。人。同。你。總。巡。裏。去。那。吃。酒。的。道。就。同。你。總。巡。裏。去。怕。什。麼。兩。人。直。揪。出。門。還。罵。不。了。通。甫。看。著。實。在。坐。不。住。立。起。身。道。我。們。也。散。罷。明。天。再。會。付。了。帳。剛。走。出。門。又。聽。一。聲。道。你。好。呵。你。到。在。這。裏。快。活。

第三回 老妻楊腹衣空典

第四回 說客當場債燕來

通甫回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是他家裏黃臉婆子。朝上爲沒有柴米。脫一件舊棉襖。叫通甫去當幾箇錢。糴兩升米。買幾把柴。回來好一家子煮粥吃。那裏曉得通甫直去了一天。他婆子清水從喉嚨直泛到也罷了。只是眼看幾箇孩子。張著嘴。等天上的饑頭。就不發痧。也要攪腸。等到下半年。實在沒法。託一箇鄉鄰照顧著孩子。自己去尋通甫。走了半天。鞋子是縮小了。裏腳是收緊了。究竟沒有尋著。要想回去。怕記著孩子。只好拚命望前。直到上燈過。好容易在恆春酒店門口。看見通甫。顧不得有人沒人。走上前。掙胸一把。拖著就走。通甫嘴裏只管喊道。這成什麼樣子。快放手。兩只腳却不跟自己。一直走到家。他婆子一只手。伸在他衣袋裏。就不知不覺。眼裏出水。好半歇。纔伸出手來。捏著一張當票。數著七箇錢。問通甫道。我這件棉襖。當了幾箇錢。在那裏用去的。通甫道。當了兩口錢。吃茶用去五十二文。吃酒又用去一百四十一文。肚皮還沒飽哩。他婆子呆了臉。不則聲。忽然又號啕大哭起來。孩子不懂事。迨牽著娘的衣裳。叫道。肚皮餓得慌。爺也回來了。娘快些去燒粥罷。他

娘一聲不採。直哭得不斷頭。通甫低了頭。背了手。一個人的亂踱。正鬧得不開交。走進一箇人是隣居。在蒙學堂當教習的李心純。聽見這邊哭聲利害。當有什麼事。推門進來。看見這個樣子。曉得是兩口子拌嘴。方放了心。只摸不出頭路。一眼看見桌上。一張當票。七箇銅錢。恍然大悟。通甫兄。想是你把尊夫人的衣服。當去用了。沒買柴米回來。呵。通甫聽見有人說話。方回過氣來。道。心純兄。請坐。學堂裏纔散麼。心純道。今天放年假。我早上去看幾個朋友。下半年就回來了。通甫兄。我們雖不常在一塊。你的光景。大概也有所聞。當當過日子。總不是長局。何不開門授徒。多少總進幾文。就像我雖說學堂裏束脩。一月祇有五番。究竟柴米兩項。不要愁的。通甫的婆子。正停了哭。側著耳朵聽。通甫早接口道。我也想過。只是近來國館。也不容易。就算招到十個學生。一箇人五角。十箇人五番。却這三間一披的房租。先去了兩元。餘外三元。有米沒柴。有些就沒零用。總要虧空。斷然不是長久的事。所以總想托人尋一箇好些的館。不論書院。呵。文案。呵。衙門。呵。局卡。呵。明知大人先生們嘴臉。

難看。倘然^子能過日子。也只好降志待時的了。無奈總找不著。你叫我怎樣呢。談了一回。心純家裏有人來叫他回去。原來心純娶親的時節。約下一會。三月一搖。每會三元。這幾時手邊緊的利害。欠下三會沒有付過。正來問他追討。好容易敷衍開去。接連又來兩人。一箇先開口道。我白天來過好幾次。總會不著。李先生近年了。小店內米帳。你名下一共四元五角。請你付了好消帳。那一個接說道。你這筆帳。欠下好些時沒還。這幾月連利錢都不見一文。我家裏又接一連二的出事。年下萬過不去。要指著你過年心純一想。學堂裏的束脩。已支到開年二月。陸續用剩二元幾角。發還什麼。只好左一箇對不住。右一箇對不住。兩人良久都恨恨而出。道。明天再來。怕你不還。心純方關上門。走到房裏。他婆子手裏拿一個擗子。該他看道。你到阮家去的時候。房東又來過。我回說你不在家。他把擗子留下。說明天來收錢。你看罷。心純隨手一擦。倒在床上。細想通甫說的話。真有道理。我接連便遇了四件悶氣事。不是平時虧下來。何至如此。這教習可是人當的麼。明年再這樣不餓死也。

被人逼死。怎麼好呢。蘇州想來沒有什麼可圖。不如上海去闖闖。看有機會沒有。只是明天這一天。該怎樣過去呢。胡思亂想了一夜。天明剛下床。就有人來找他。一進門便問道。裴侶松回來了。你曉得沒有。

第五回 避債到青陽冷水真冷

第六回 點饑逢白食窮命終窮

心純聽得是魯吉園的聲音。連忙丟下手巾。到中門。請他坐下道。昨天有點事。煩著心。一夜沒有睡。到天亮剛合眼。故此起遲了。正想去找你。倒來得恁早。吉園道。你昨日爲什麼事煩心。何至於睡不成心。心純便將昨晚幾件事。告訴他道。你想像我到了這種光景。人家肯認得我。已是十二分情面。那裏還說得到借錢的兩箇字。便算有人肯周旋我。年事日近。各人自己的費用。正也一日緊一日。恐怕都是有心無力。併且這幾個債主。今日還就要來。很將軍餓肚。急不出力氣。我只有檀公三十六計的一法。有什麼僻靜地方。我們去坐一天。吉園沉吟道。要僻靜的地方。只有盤門外青陽地。是人